

癸卯初春,又一次怀着朝圣的心情来到革命圣地延安,被安排住在鲁艺花园酒店。房间里放着几本书,其中一本就是《路遥传》,该书初版于2015年,我买过一本,印数是9000册。如今看到的是2019年第13次印刷,印数是10000册。可见这是一本畅销书,固然与该书作者是路遥生前的忘年交和路遥逝世后路遥纪念馆馆长的权威身份有关,但也与路遥不平凡的奋斗人生息息相关。

以前多次到延安出差开会,曾抽空参观过延安大学内的路遥纪念馆,也登上延安大学背后的文汇山瞻仰过路遥墓,还路过清涧县路遥纪念馆参观过。对路遥及其作品的认识不断加深。这次在延安鲁艺花园酒店又一次翻阅《路遥传》,又一次与路遥及其作品交集,深感路遥之所以能写出不朽的史诗级作品,与他常年深入黄土地生活,与人民打成一片,进行接地气的创作密不可分。

路遥的笔从未离开过黄土地,成名作《人生》诞生于黄土地,代表作《平凡的世界》也诞生于此。每逢有大的创作构思,他都要回到黄土地,这里的窑洞接地气,氧气足,土味浓郁,给他灵感,使他文思泉涌。这使我联想到陈忠实1989年后,由于较长时间离开白鹿原在省作协开会,后来回到白鹿原,怎么也接续不上原先的创作思路。正一筹莫展之际,被一个朋友邀请到他家的土窑洞,终于再现灵感,恢复创作思路。

路遥也是如此,每当有大的创作行动之前,他就回到生于斯长于斯的黄土地,给自己充电。《路遥传》第八章《抒写诗与诗的》《沙漠哲师》一节中就写路遥在决定创作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前,专门到黄土地北端的毛乌素沙漠,在那里进行自己新创作的“誓师”。毛乌素大沙漠位于陕北北部,与蒙古高原相连接,这里天然制造了中国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分界线,向北是内蒙古高原,向南则是关陇门户——塞上榆林。路遥年轻时就曾到过毛乌素沙漠,那时他就迷恋上了这里的一切,他还曾创作过一首《今日毛乌素》的诗。

路遥明白,这次来到毛乌素沙漠不仅仅是朝拜,更是要在这里郑重宣誓,告别过去,开启未来。“那么,就让人们忘掉你吧,让人们说你已经思枯竭。你要像消失在沙漠里一样从文学界消失,重返人民大众的生活,成为他们中最普通的一员。要忘掉你写过《人生》,忘掉你得过奖,忘掉荣誉,忘掉鲜花和红地毯。从今往后你仍然一无所有,就像七岁时赤手空拳离开父母离开故乡去寻找生存……”

路遥在这个空旷的大沙漠里想了很多很多,他想到准备创作的这部长篇小说可能将耗费数年,但他必须甘于寂寞,甘于在文坛上“消失”;他甚至想到可能要承受青春乃至整个生命的失败……种种心绪都曾浮过脑际,种种问题又被他一——排除。

在这次孤独的沙漠宣誓仪式中,路遥下定决心,迎难而上,排除万难,用尽自己的全部心血创作一部属于自己最高水平的长篇小说。他认为,“只有初恋般的热情和宗教般的意志,人才有可能成就某种事业”。他这个人就是神圣文学的信徒,他要在一无所有的毛乌素沙漠中郑重出发,一步一个脚印地向目的地迈进……

1991年,路遥回想自己在毛乌素沙漠宣誓的情景,还写下了这样的文字:“沙漠之行斩断了我的过去,引导我重新走向明天。当我告别沙漠的时候,精神获得了大解脱、大宁静,如同修行的教徒绝断红尘告别温暖的家园,开始餐风饮露一步一磕向心目中的圣地走去。”沙漠中最后的“誓师”保障了他在今后六个年头无论多么艰难困苦,都能矢志不移地坚持工作下去。

毛乌素沙漠之行,是路遥翻越《人生》的高峰,向他执念的长篇小说进军的誓师之行。这次沙漠誓师,是1983年的事。这一时期,路遥除了领着西安电影制片厂导演吴天明为他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人生》选取外景之外,便心无旁骛、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他心目中最高文学创作的长篇小说准备工作中去了。

1987年11月底,路遥就完成了《平凡的世界》

延安再读《路遥传》

界》第三部上半部的写作。为此,路遥给榆林地区文联主席霍如璧提出要求,想到沙漠里兜兜风,走一走,看一看,休息休息,放松一下神经。这自然也是像老大哥一样精心照顾路遥的霍如璧的心中所想。于是,霍如璧陪着路遥乘坐单位的吉普车,开进榆林城北的沙漠里开心地转悠了一天。

可以说,路遥对这片沙漠有着很特殊的感情。他不仅是路遥独自一人进行《平凡的世界》创作前的宣誓之地,也是他年轻时文学心灵火花的激发地,还是他劳苦繁重创作之余的心灵休憩放飞之地。

1988年5月25日,路遥的力作《平凡的世界》终篇完成。收获文学创作后三年,1991年,也就是路遥去世前一年,他在创作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中真实记录了他对毛乌素沙漠的理解:无边的苍茫,天边的寂寥,如同踏上另外一个星球。嘈杂和纷乱的世俗生活消失了。冥冥之中,似闻天籁。此间,你会真正用大宇宙的角度来观照生命,观照人类的历史和现实。在这个孤寂而无声的世界里,你期望生活的场景会无比开阔,你体会生命的意义也更会深刻。你感动人是这样渺小,又感到人的不可思议的巨大。你可能在这里迷路,但你也都会廓清许多人生的迷津。在这单纯的天地间,思维常常像洪水一样泛滥。而最终又可能在这泛滥的思潮中流出出某种生活或事业的蓝图,甚至能明了这蓝图实施中的难点易点以及它们的总体进程。这时候,你该自动走出沙漠的圣殿,回到纷扰的人间。你将会变成另外一个人,无所顾忌地开拓生活的新疆界。

前后联系起来,我们完全可以这样理解路遥眼中的毛乌素沙漠:年轻时,它是孕育路遥文学梦的萌芽地,后来则成为他观照自己生命质量,审视人生万物的一面镜子,这里有道观的清静,是他顿悟人生的道场,洗礼禅悟的净土。

正是有这样的深刻认识,每当面临命运的重大选择,尤其是生活和精神的突围,路遥都会不由自主地走向这片沙漠,在那里补充生命能量,然后上路。

路遥在创作《平凡的世界》的六年中,之所以长久地封闭自己,与外界隔绝,许多天不见人,吃着简单的陕北饭菜,写到兴奋时,高兴地吟唱几句信天游,写到悲伤时,伏案泣不成声,终成正果,其力量就源于他的“沙漠誓师”和在黄土地上接地气的写作。

路遥曾经说过:“今生今世我是离不开陕北了,每看到这里一个草芽,一株桃花或杏花,我都会激动得泪流满面。”所以当 he 身患重病时,仍坚持回到黄土地治疗。他逝世后,生前好友按照他的遗愿,在文汇山安置了他的栖息地。他践行了自己所说的“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最终回归长眠在黄土地里。

《路遥传》书前插页上写道:不管漂泊到何处,心永远贴着黄土地。这也是对路遥与黄土地生死相依的诠释。

路遥在北京领取茅盾文学奖致辞时说:“只要广大的读者不抛弃你,艺术创造之火就不会在心中熄灭。人民生活的参天大树万古长青,我们栖息于它的枝头就会情不自禁地为此而歌唱。”而人民生活的大树就扎根生长在黄土地和金色的沙漠之上。

2007年,贾平凹在题为《怀念路遥》的文章里这样评价路遥:“他是一个优秀的作家,他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他是一个气势磅礴的人。但他也是夸父,倒在干涸的路上。”在文章末尾,贾平凹又说:“在陕西,有两个人会长久,那就是石鲁和路遥。”

据悉,日本学者安本实曾在路遥墓前泪流满面,他说:“路遥是中国当代了不起的作家,他对文学创作的精神境界,令人敬佩!”

路遥生前曾用浑厚的嗓音演唱信天游:一曲信天游,苦难不回头,攥紧裤腰带,哪管风雨骤。

这,不就是路遥自身的写照吗?不就是《路遥传》给我们的启示吗? □王新民

青年雷锋的“文学梦”

最近读《雷锋日记》《雷锋传》和《雷锋的故事》等,深受感动和鼓舞。雷锋是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他平凡而光辉的一生,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在他的职业生涯中,曾当过县委的公务员,开过拖拉机,当过工人,最后参军入伍,成为一代楷模。然而,人们是否知道,雷锋还是一名“文学青年”,曾怀揣作家梦,写下了不少的文学作品。

雷锋高小毕业后,先在湖南望城县委当公务员,后来响应县委号召,踊跃参加到当地治理沱水河的水利建设中去。这段时间里,他担任工程指挥部的通讯员,和大家一起奋战在工地。那是1957年的秋冬之际,热火朝天的工地生活深深地感染了他,点燃了他胸中的热情。火热的生活也需要火热的歌,他想唱,他想写,他要把工地发生的一切变成文学作品,赞美劳动,赞美生活,他要让这些作品传播开去,激发大家的热情和干劲。

一天傍晚,雷锋向《治沱工报》编辑彭正元表露了自己的心迹:“我想当作家,如果我们能将治沱工程中改天换地的斗争和眼前的美景写出来,那该多好啊!”老彭告诉他,当作家可不简单,要有文化,要有生活,还要读很多书。雷锋当即表示:“我知道当作家不简单,要写出好作品,就要付出很多的心血。但是,我今后会朝这个方向去努力!”

雷锋勤奋好学,不懂就问,还真有股子钻劲。他利用业余时间阅读了大量文学作品,如《谁是最可爱的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

近卫军》《刘胡兰》《赵一曼》《邱少云》《董存瑞》等,并练习写作。不久,他的一篇散文《我学会开拖拉机了》,刊登在1958年3月16日的《望城报》上,这是他发表的第一篇作品。接着他又冲动地写出了短篇小说《茵茵》,这篇2500多字的作品,以一个女青年的芳名为标题,歌颂了主人公茵茵在治沱工地上不怕困难,勇于吃苦的高尚精神,读来令人敬佩。文章的开头写有这样优美的句子:“严寒的冬天,地上落了深雪,河里结了厚冰,刺骨的冷风阵阵吹来,似乎不许人们工作似的……”

雷锋在团山湖农场,还写过一首长诗《南来的燕子啊》,诗中写道:南来的燕子啊!你不要惊呆,不是晴天响起春雷,而是拖拉机在隆隆地开。……红旗插在社会主义的农场,到处是谷满仓,鱼满舱,祖国又添了一个鱼米之乡。……

这年秋天,雷锋从家乡奔赴鞍钢参加祖国工业建设,火热的鞍钢生活又一次点燃了他的诗情。他先后写出了《可爱的工厂》和《翻车机》两首诗,发自内心的歌唱所在的工厂和自己的生活。雷锋参军后,全身心地投入部队紧张的学习训练和工作中去,他以《日记》为载体,记录自己的所感、所思和行动。尽管工作

忙,没有时间再写文学作品,但从《雷锋日记》中,仍可看出他的文学素养。其中有5篇日记就是用诗歌写成的。他参加抚顺市人代表大会时所写的日记,就是用诗写成的:“过去当牛马,今天做主人,参加代表会,讨论大事情。人民有权利,选举自己人,掌握刀把子,专政对敌人。衷心拥护党,革命永继承,哪怕进刀山,永远不变心。”周恩来总理在读到他的《日记》后说:“《雷锋日记》反映了全心全意为集体的思想,是一部很好的日记体文学。”

雷锋天资聪颖,好学上进,《解放军报》还曾聘他为通讯员。据《雷锋全集(珍藏版)》记载,雷锋共创作了30多首诗歌,3篇小说及9篇散文,这些都透露出雷锋曾有的“作家梦”。

雷锋热爱生活,喜爱文学,反映了一个青年人的精神追求。时光荏苒,几十年过去了,尽管时代变了,但是雷锋善于学习,善于读书,勤于思考,勤于动笔的习惯和钻研精神,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的。

今天,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社会向我们展现了一个广阔美好的前景,要反映表达的东西很多,无论是搞文学创作,还是搞其他写作,都有广泛的题材可以挖掘,这就需要我们深入基层,深入一线,观察了解,做好笔记,用心思考,写自己最熟悉的东西,写自己身边的人和事。我们应从雷锋身上得到启发,受到教益,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抽空写一些文学作品,以滋养精神,提高思想,陶冶情操,锤炼文字,那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王雄文

《书院门1991》:一部为小人物立传的鸿篇巨制

去年夏天,我参加西安市新城区图书馆捐书活动,见到了作家康铁岭,并获得他新出版的长篇小说《书院门1991》。该书分上下册,百万余字,系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望着眼前这位汽车司机出身,一脸“武”气的康铁岭,怎么也和他这部沉甸甸的大书联系不起来。

当时,我正在整理一本散文集,没有马上读《书院门1991》,一直到春节前夕居家隔离才打开了这部厚重的书。这一读就没有放下,白天、晚上,整整读了半个月。读完《书院门1991》,我又想了好几天,康铁岭怎么能写出这么好的书?带着这个问题,我打开网络,搜索了“康铁岭”,不但收获了作者和此书的信息资料,还得到了他又一部小说《马道2001》完稿,准备写第三部长篇小说《豫剧2011》的信息。

我认为,《书院门1991》的特点首先是大气。背景大、规模大、气场大,作家的手笔大,所以出版发行后影响也特别大。作家康铁岭“从小卖蒸馍,啥事都经过”,当工人、当干部、当领导,下海经商,在县上、市上、省城、京城都工作过、生活过,特别是有多年在书院门开影楼的经历和教训,使他拥有了丰富的创作史料和资料,当然还有他爱写爱编的习惯、敏锐的洞察力和不畏失败的奋斗精神。

《书院门1991》场面宏大,背景广阔,个性鲜明,通过小小书院门展示了1991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变化。通过书院门众多小人物的故事,反映了生活在中国底层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写出了一群底层小人物大喜大悲的“大生活”。

1991年,是中国改革开放重要的一年,康铁岭选择这个转型之年,并且把他的故事安排在人们熟悉的书院门开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书院门1991》围绕一个来自陕南华阳县穷教师婁子敬和来自关中中小县剧团女演员李雯的悲欢离合,通过他们以及周围众多的来自不同地方、不同阶层、不同生活与文化背景的人物,生动地展现了1991年这段历史时期真实的社会风貌,深刻、细致地把这群生活在书院门的人的真与假、美与丑、善与恶、苦与乐写了出来。为人们忠实记录了西安这一段真实生活和现实百态,描绘了一幅巨大的、色彩斑斓的、多姿多彩的市井画,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资料。

我于青石上听见千年悲鸣

等。相对于同构并造的墓志铭,感人至深又耳熟能详的似乎就鲜有所闻。究其原因,悼文多半独抒性灵,墓志铭却又志与铭的范式,更像是个人简介和操行评语,对于逝者多美言,即便有所哀,字里行间也保持节制。当然,对于墓志铭的书丹雕刻,传诸后世的過程中,书法意义上的光辉完全盖过了文学的风头,正如书家奉为至宝的曹全碑、张迁碑、爨宝子碑、爨龙颜碑、张猛龙碑、张玄墓志、张黑女墓志、董美人墓志等,无名书家之外,欧阳询、虞世南、张旭、颜真卿等名家参与的墓志书丹,成就了碑学的一脉,历来为古今书家心摹手追、反复研习。文学角度的墓志铭,自然也有韩愈、欧阳修、王安石这样的名流竞相为之,为后世称道的并不多。收录在《古文观止》里的仅两篇,王安石的《泰州海陵县主簿许君墓志铭》,韩愈的《柳子厚墓志铭》,后者墓主是“韩柳”并称的柳宗元,影响自然超过前者。

望云思泉,慎终追远,《追怀生命》一书系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三位历史学者主编,凡二十二中大多篇目也由三位撰撰,其着眼点是“私人撰著的,以纪念死者为目的的传记——墓志铭”。在我看来,此书

颇为讨巧又便于轻松阅读,二十二章是从东汉至清末浩荡的墓志铭中遴选的二十二篇具有代表性的墓志铭,前有导读,后附延伸阅读,提纲挈领,一目了然。如《自撰墓志铭》《广泛应用的墓志铭》《朋友与同党》《缅怀父亲》《弟弟追怀姐姐》《执意殉夫之妇》《一个妻子的自我牺牲》《妻子的深情致敬》,从这些篇目中,不难看出编者试图采取的点点结合的编撰意图。

这种前“导”后“延”,使这本小书摇曳多姿,其中既有对《董美人墓志》《元陀陀墓志》《王玄墓志》这些文书同彩的墓志铭的解读,更融入了欧阳修、晁补之等的典籍文献,虞集、毛文龙、袁牧、毛奇龄等人的书法原帖,兼及怀夫撰文的深情妻子左锡嘉的丹青画作。也就是说,三位选编者不唯那些已有广泛影响的享有书法、文学意义上的墓志铭,因循本心的风雅以独特性灵的方式,感怀并致敬那些千古人物。

从春天到冬天,因为这样一本小书伴读,繁忙工作之余令我思接千古、万感怀,也因为这本小书的“敲门砖”效应,我得以漫寻古今吟咏纸上,既如拈花又如葬花。我所在的城市又系汉唐长安故地,千年以

降,地上地下见诸世人的墓志成拓不胜枚举,我以“眼读、心读、脑读、手读”的方式同样行进者另一种“追怀生命”。在我临写或抄录的墓志铭中,每一篇都有值得关注的地方,比如《隋左光禄大夫岐州刺史李公第四女石志铭》,即“未登弄玉之台,便悲泽兰之天”的9岁女孩李静训的墓志铭,出土的地方距我咫尺之遥;再如我曾造访出土地并亲睹原碑的《大唐故婕妤上官氏墓志铭》,也就是大名鼎鼎的上官婉儿的墓志铭,对“光前绝后,千载其一”的这位巾帼宰相“生于灾祸,存于聪慧,终于凄然”的多舛命运唏嘘不已;还有就在一年前出土震惊了世人的颜真卿的《大唐故朝议郎行绛州龙门县令上护军元府君夫人罗氏墓志铭》,也即罗婉顺墓志铭,那可是时年38岁、时任长安县尉颜真卿书丹的真书风采。而我每一次临摹抄录,何尝不是穿越古今梦回大唐,于青石上听取千年的悲鸣。 □张念贻



书讯

散文集《于心安处》出版发行

本报讯(刘文娟)近日,我省作家白冬梅散文集《于心安处》,由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全书分为“时光正好”“父亲是个诗人”“忽而冬至”“时光·念”“约定”五个部分,收录了45篇散文,是作者多年心血集结呈现。

在《于心安处》里,作者携一支瘦笔,用清新隽永的语言,将陕北广袤大地、渭北高原小山村、小城的季节变化、风物人情、发展变迁,抒写得生机盎然,让读者感受炫彩缤纷的人间值得。若你恰好遇见这些文字,恰巧“翻开书页,就像打开一扇窗,能听到的鸟鸣,看到的阳光,闻到生活的芬芳”。这是作者在自序《幸好,有文字》中写道的,旨在让人们热爱生活、热爱阅读。

白冬梅,笔名微雨落花,陕西黄陵人。黄陵县文学联合会副主席,陕西省作协会员,延安市作协会员。有散文百余篇发表于省市级报纸杂志。